

青春上善好活法

“辽源琵琶”，走向国际舞台



周剑参加演出及现场教学。

受访者供图

在行业内，说起“辽源琵琶”，几乎无人不知。

在位于吉林省中南部的小城辽源，琵琶元素随处可见：琵琶路灯、琵琶桥、琵琶广场，还有随处可见的背着琵琶的儿童。

在这个小城里，有一群传承琵琶技艺和琵琶文化的年轻人。他们毕业于国内知名音乐学院，放弃了留校任教或知名乐团的邀约，返回家乡，立志要让“辽源琵琶”影响全国，展示在世界舞台。

让全国琵琶演奏者来到辽源

在辽源，显顺琵琶学校是一个特别的存在。85后周剑是这所琵琶学校的校长，也是学生眼中“技艺超群的周老师”。

周剑自幼随父亲周显顺学习琵琶。12岁时，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，后来又如愿考入中央音乐学院。大学期间，因为技艺精湛，周剑在很多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，还受邀录制琵琶演奏光盘，作为国内一些音乐院校的教材。

2009年，周剑从中央音乐学院琵琶演奏专业毕业。当时，周剑有留校任教的机会，还收到了多家国内知名乐团的邀请。

周剑的父亲周显顺却做起了儿子的思想工作。

周显顺是琵琶教育家，从教40多年。从几十平方米的琵琶教室开始，到创建辽源显顺琵琶学校，一直致力于传承琵琶技艺与文化的周显顺桃李满天下。在他的努力和当地政府部门的推动下，辽源赢得了“中国琵琶之乡”的美誉。

不过，在周显顺看来，这项事业还要不断开拓。周显顺希望儿子学成归来，把“辽源琵琶”的招牌擦得更亮。

“有挣扎，很难下定决心。”对周剑而言，离开求学10多年的北京，回到家乡，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，直到他确定了一个宏大又能实现的目标：让“辽源琵琶”名扬中外。在周剑看来，这个目标留在一线城市工作更具挑战，也更有吸引力。

返乡后，周剑和父亲一起策划了一件“大事”：由2012名琵琶乐手齐奏《金蛇狂舞》，并申请了最大规模琵琶合奏纪录的吉尼斯世界纪录。

这一举动，让“辽源琵琶”一时成为全国琵琶圈内的热点。可热点稍纵即逝，如何让“辽源琵琶”持久释放影响力？周剑开始沉下心来琢磨。辽源琵琶文化艺术周应运而生。

每3年举办一届的辽源琵琶文化艺术周，涵盖赛事、名家名曲音乐会、新作品创作、高峰论坛、名家讲座等内容。“总之，就是要让全国琵琶领域专家和演奏者来到辽源，知道辽源琵琶。”周剑说。

去年8月，第五届辽源琵琶文化艺术周在显顺琵琶学校举办。其间的重磅活动“辽源杯”琵琶艺术菁英展演，现在是全国琵琶的四大展演之一，吸引了众多琵琶名家，以及来自31个省份和新加坡等国

家的1841名选手参赛。

“活动规模大，层次高，影响力大，为中国琵琶事业的发展选拔了新人新秀，也推动了琵琶教学演艺事业的发展。”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、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唐建平这样评价辽源琵琶文化艺术周。

而辽源显顺琵琶学校，历经近20年发展，已成为国内青少年专业琵琶人才的培养高地。这所学校有附属幼儿园、附属小学和初中乐团，培养了数万名琵琶专业学生和爱好者，其中有700多名学生考入中央音乐学院、上海音乐学院、中国音乐学院等音乐院校。不仅如此，显顺琵琶学校还在长春、大连、青岛、深圳等地设立了培训基地。

传承技法和创新曲目 一个都不能少

琵琶作为我国传统的弹拨乐器，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被誉为“民乐之

王”。在辽源，琵琶教学被纳入幼儿教育课程。报考辽源显顺琵琶学校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。

周剑说，琵琶初学者很辛苦，弹挑、轮指、扫弦等琵琶基本指法，会让按压琴弦的手指肚破皮，好了又破，最后结起厚茧。

为了帮助学生迅速掌握演奏技法、更高效地练习，周剑和父亲一起研究设计了分块式教学模式。

目前，显顺琵琶学校有100多名教师，其中从全国各大音乐学院毕业返乡的有22名。这些青年教师大多师从全国琵琶名师。“分块式教学模式，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出每个教师的专业特长。”周剑解释，这些青年教师的演奏不一定都是全国顶尖，但可以潜心钻研一项琵琶技艺，把这项技艺的演奏和教学做到全国顶尖。

考入显顺琵琶学校附属小学的孩子，未来大多数会成为琵琶演奏的专业人才。让精通不同技艺的教师分别授课，学生们

就能更好地领会和掌握演奏技法。这样的教学方法，打破了音乐学院由一位老师全程教授一名学生的传统。

提高弹挑速度是琵琶演奏中公认的难题。要让琵琶乐曲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弹挑的速度要在每分钟180拍以上。在周剑和父亲的共同尝试下，琵琶弹挑速度提高到了每分钟208拍，把手指弹挑技能开发到了极致。

经过多年的钻研，周剑梳理出“显顺琵琶弹挑速度演奏法、教学法、训练法”的教学体系，在业内颇有影响力。

传承技法的同时，也要创新曲目。

2018年，大型琵琶组曲《丝路随想》在国家大剧院首演。如今，《丝路随想》已经是专业琵琶演奏者的必学曲目，被纳入国内各音乐学院琵琶专业教材。这首琵琶组曲的总策划为周显顺，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唐建平创作，多名琵琶演奏家共同修订完成，并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。

在周剑看来，琵琶曲创作还有很大

郭安琪 王涵

在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火龙街道善瑞朱村，一处乡村平房的水泥墙面上，“下乡青年”4个大字格外醒目。这里紧邻三湖一坝生态湿地公园，庭院后是一片广阔的麦田。近日，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到访此处，了解年轻主理人开启“农耕传承”之旅的故事。

谈及店名，主理人范林介绍，这源于自己心底的乡土情结。他从小在四川农村长大，插秧、打猪草、摘桑葚的童年记忆，在城市生活中逐渐模糊。范林希望搭建起情感的桥梁，既致敬父辈的知青岁月，也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。

“下乡青年”通过饮品和活动，将更多青年引入乡村，打造慢生活艺术社区，再融入农耕文化与农业教育。“我们这代人是三辈人之间的枢纽，要将传承责任扛在肩上。”他说，他们希望打造融合手作体验和农耕研学的文化空间。

2016年来到芜湖后，范林经营一家美术教育工作室，同时兼职设计师，另一位主理人张璐也从从事教育工作。他们介绍，2024年4月，打造小店初期，资金是最大难题。

为保留村落原貌，他们选择进行旧房改造而非推倒重建，在安全加固、设施升级等方面产生更多成本。去年夏天，因无法承担高温下的工时费，工程曾一度停滞。好在弋江区火龙街道及文旅部门给予专项资金，协调专家鉴定房屋安全、指导污水排放、传授播种技术，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。

今年3月，小店对外营业，其中一面种子墙展示着小米、黄豆、油菜籽等种子，模拟育苗过程；台阶阅览室摆上农业书籍，供孩子们解惑；植物教室用于制作

植物标本和进行晾晒，还摆放着锄头、镰刀等农具……

范林指着房梁上悬挂的扎染布料介绍，在小店里，农耕文化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，而是融入吃穿住行的生活实践。未来，庭院后的麦田也不仅是风景，收割的麦穗可以加工制作成奶茶配料；秸秆回收后经破碎、发酵处理，能制成猫砂；版画、中国画等手作体验，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。

访谈间，范林打开手机展示开店以来最让他动容的一幕——一位父亲带孩子来游玩时，孩子扶着老旧的门框跨门槛，笑容灿烂，父亲拍摄了一张照片，古老与新生形成鲜明对比。“这就是传承的意义！”范林相信，未来，当新一代青年从乡村走出去时，势必会带着更坚韧的勇气

与文化底蕴，也终会带着新视野回到乡村、建设乡村。

作为目前芜湖热门的“青年碰头点”，“下乡青年”已承办了地方文旅部门、团委组织的“大咖驾到，芜湖起飞”青年沙龙、“麦田书香，非遗传承”阅读分享等青年文化活动，吸引更多青春主理人带着餐饮、艺术、种植体验等项目加入。

眼下，范林希望通过增强自我“造血”反哺村庄建设。他们计划利用秸秆造纸创作书法作品，将义卖资金捐赠给善瑞小学，用于设立奖学金或购置图书。小店还想盘活村庄闲置资源，将农户自制豆腐、野生金银花等农产品引入新派农村集市，把老祖宗留下的“农村赶集”生活，以年轻化的新形态呈

现出来。

最近，“下乡青年”已经通过弋江区“青春主理人”计划参与到全区各项青年项目中，从“青年市集”摊主，到“青年夜校”老师，范林的每次尝试都会解锁新身份。未来，随着弋江“青春小店”一揽子计划的推进，更多扶持项目将陆续推出。

在范林眼中，“下乡青年”与善瑞朱村的关系从来不是割裂的“改造”与“被改造”，而是扎根土地“共生共长”。麦田深处有一座红墙土地庙，有人觉得它与周围的清新风格“违和”，可范林认为：“土地庙本就是村庄文化的一部分，我们应该去感受它，不破坏、不剥离。”谈及未来规划，范林的回答朴素而动人：“我希望5年后的‘下乡青年’还

“下乡青年”小店:与村庄共生



“下乡青年”门前，当地青年开展文化活动。团芜湖市弋江区委供图

是一个小小的‘下乡青年’，但全国范围内会有千千万万个‘下乡青年’。他们愿做扎根土地的播种者，让农耕文化的种子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，让古老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的土壤里长出新图景。”

图知道



AI玩具，是智能玩伴还是监视者？AI玩具因其互动性强、陪伴感足，受到市场欢迎。但部分产品通过多种传感器和默认隐私协议，悄然采集儿童语音、情绪及家庭信息，而很多家长对此缺乏足够警觉。因此，亟须从监管层面完善法律制度，推动行业建立统一的加密标准，同时在产品设计中引入家长控制功能。 漫画：程璨

豹变

女机械师天团的青春守护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雷 记者 金卓



成立于2022年4月的“雪绒花”班组，现有23名职工，主要负责管内115组高寒动车组的检修任务。她们也被称为高寒高铁上的“女机械师天团”。 受访者供图

在检修坑道仰视检查车轮，是这样姑娘们要克服的一大难关。

徐雨欣说：“夏天还好，黑龙江的冬天温度极低，下面经常有冰雪，而温度升高就化了。雪水经常顺着胳膊就往衣服里灌。我们开玩笑说，好像进了‘水帘洞’。”

除了检查车轮，姑娘们还要爬上车顶，检查受电弓，先登上距离地面将近5米高的3层作业平台，再登上约4米高的车顶。

“雪绒花”班组成员那可欣用了1个月才慢慢克服恐高情绪。“当时真的害怕，那么高，只有一根安全带，身上还有很多工具。还要护着工具，担心掉下去砸到人。”

“雪绒花”班组成立3年来，姑娘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，已成为明星班组。然而，这个班组刚成立时曾遭受质疑，一些姑娘也有过抱怨。

但实际上，工作强度超出想象，“我确实后悔过”。

经过一段时间，王征和自己“和解”了。以前她在收发文件时，看着一段段文字很熟悉，但对细节并不了解，“我到现场干不了。但实际干了，自己也胜任了。我后来还当了工长，带领同事一起干。”王征说。

王征向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分享了她第一次上夜班的经历。因为没上过，她用“亢奋”来形容首次夜班。夜晚，“跑”了一天的动车集中回到检修车间。人多、车多，十分热闹。

王征的“亢奋”状态，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三四点，“后来困得不行，就趁着检修间隙眯一下。”

采访中，王征对工作辛苦的一面说得不多。她认为：“再辛苦的工作也要有人干，我们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把它干好。年轻人就要有点乐在其中的精气神。”

严肃工作之余，大家也有自己放松的方式。屈虹池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大家爱买00后喜欢的贴纸，“帽子上贴，更衣室柜子上也贴”，还会互相叮嘱对方涂防晒霜，“我们在车间里走，绝对是赏心悦目的存在”。

